

名

人



林语堂

● 施建伟 著

● “名人情结”丛书 ●

廖翠凤



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，

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们的感情世界；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、作家的生花妙笔，来到那属于他们的人生舞台，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剧目千姿百态！

情

结

● 名人情结丛书

● 施建伟 著

林语堂

廖翠凤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赵燕玲

封面设计:李鸿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语堂 廖翠凤/施建伟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5.4

(名人情结丛书)

ISBN 7—5006—1898—0

I. 林… II. 施… III. 作家—传记—中国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0607 号

※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三河市永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※

787×1092 1/32 7.5 印张 3 插页 150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 定价:8.00 元



林语堂、廖翠凤 1950 年在法国坎城

前 言

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，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、令人艳羡的文明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中国现代文化艺术，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，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。月朗星莹之时，举头远望，夜幕深邃，星河灿烂，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：鲁迅、郭沫若、瞿秋白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徐悲鸿、郁达夫、蒋光慈、庐隐、萧乾、萧红、萧军、石评梅、朱湘，以及胡适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戴望舒……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，甚至对立，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、发扬上，却从各自的角度上，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。我们这套“名人情结”精品书系，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，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、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，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。

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，本丛书选择的是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角度，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。也由此，决定了作品的风格：优美，深情，文采斐然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丛书的体例，采取上、下篇的写法。上篇重笔描摹文化巨

06/15/08

人们的生活、事业和情感；下篇是夫妇、恋人之间的两地书，谈人生，谈社会，谈理想，谈追求，谈日常生活，谈身边琐事，谈爱……每一篇都是美文，自然动人。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，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，只得以其它内容附录补充。从全套丛书来看，由于上篇“传”的部分比重偏大，故对于作者，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，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传主，之于其日常生活、情感世界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，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，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。

这套丛书的作者，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、学者，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，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。这些作者，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，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，如此，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目 录

上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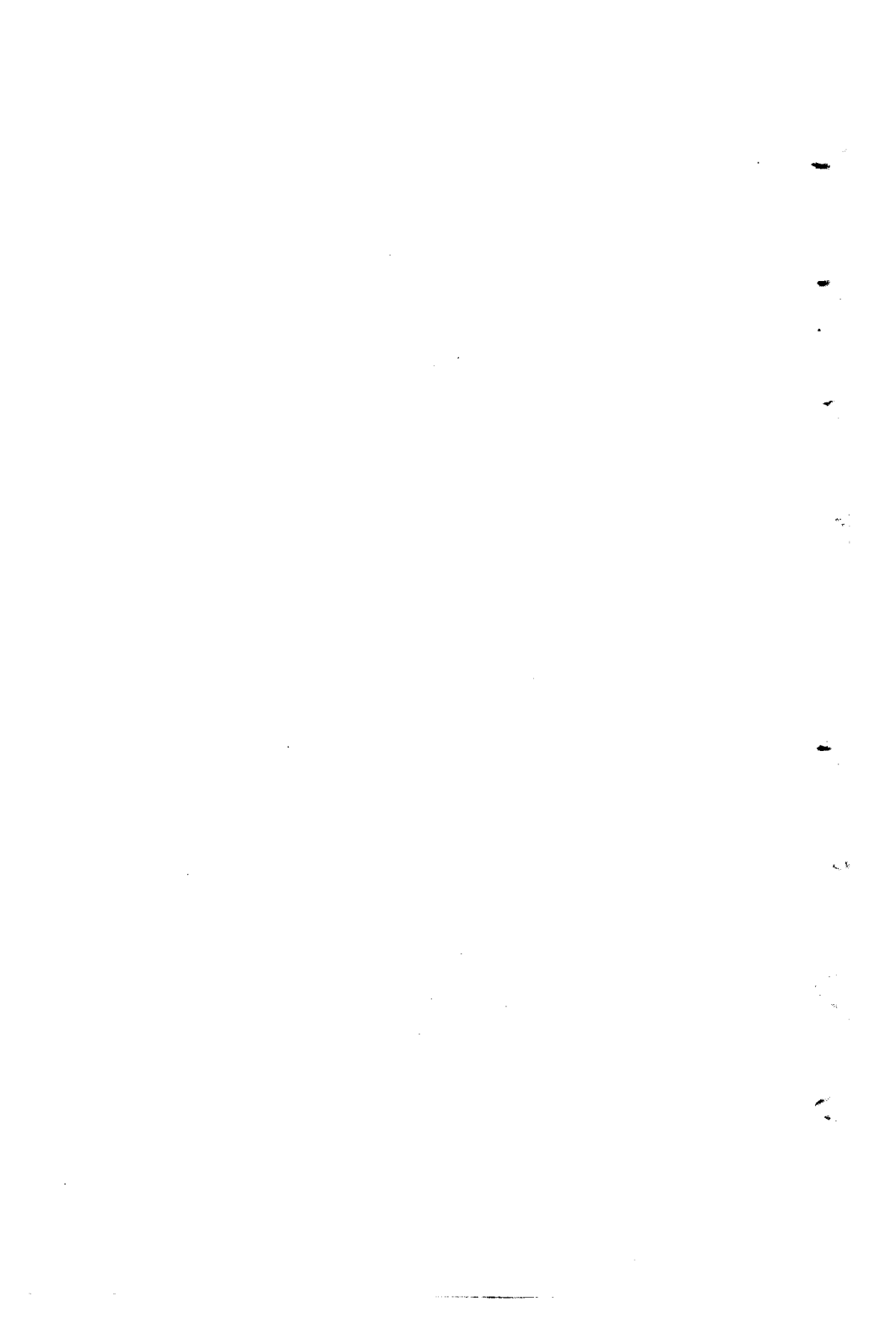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“山地孩子” 梦想浮翩
..... (3)
- 第二章 初涉爱河 一波三折
..... (23)
- 第三章 出国留学 同甘共苦
..... (35)
- 第四章 重返故国 风雨同舟
..... (50)
- 第五章 阴阳互补 共建“有不为斋”
..... (68)
- 第六章 抓住机遇 更上一层楼
..... (86)
- 第七章 举家越洋 面对新航程
..... (103)

第八章	同舟共济 走出困境	 (130)
第九章	夫唱妇随 落叶归根	 (149)
第十章	金婚五十年 相濡以沫	 (163)
第十一章	痛失爱女 夫妇同悲	 (175)
第十二章	依依不舍 告别人生	 (187)

下篇

一	林太乙回忆父母的文章	 (199)
二	林如斯回忆父母的文章	 (236)

上 篇



第一章 “山地孩子” 梦想浮翩

林语堂，幼名和乐，又名玉堂，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日，诞生于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村。

父亲林至诚，祖籍原在漳州北乡五里沙，一八八〇年前后来坂仔传教，才迁居这里。但在林语堂的文章里，被称为“家乡”和“故乡”的，不是五里沙，而是平和县坂仔村。

平和县自明朝正德十三年（一五一八年）建县以来，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。明朝的詹师富、明末的赖继瑾、清朝的林爽文和民国初年的林祖密等都是反抗黑暗的英雄。

平和县地处博平岭山脉南段，境内崇山峻岭，层峦叠嶂，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六十四座之多，而五百米以上的山

岭也有二百二十一座。蜿蜒的双尖山把全县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。

秀水总是和雄山相伴。在纵横交错的山脉下是星罗棋布的河网，全县有大小山川河溪一百三十多条，呈现出放射状的水系特征。被林语堂称为家乡的坂仔，位于西溪河谷，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块肥沃的盆地。

坂仔又称“铜壶”，在坂仔村附近有座“铜壶宫”，是当地林氏的族庙。“铜壶宫”里供奉着封神榜里的赵公明的神像。在村边的大路旁，还有一座“坂庵”，庵门口挂着一位秀才所题的“铜壶滴漏”的木匾。坂仔别称“铜壶”是因“铜壶宫”而来，还是先有“铜壶”的别名，再筑“铜壶宫”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
坂仔南面是十尖山，远山绵亘，无论晴雨，皆掩映于云雾之间，极目遥望，山峰在云霞中忽隐忽现，古代曾把这云山千叠的地方命名为云霄县，可谓名符其实。北面，石起山如同犬齿盘错，峭壁陡立，危崖高悬，塞天蔽日。传说，那山巅上的一道大裂痕，是神仙经过石起山时，一不小心把大趾误插在石壁上所留下的痕迹。这大自然的幻术，曾为童年的小和乐构筑了无数神奇梦想。

美丽的西溪横穿坂仔，河床宽阔，两岸相距约一百多公尺，但常年有水的主航道仅二十多公尺宽。枯水季节，妇女们都直接到河床中间去洗衣、洗菜。那由鹅卵石和沙土构成的河床，是水牛的栖息地，也是林语堂弟兄们幼年时嬉乐的天堂。干涸的河床，远山近水，牧童水牛，槌衣嬉逐，构成了坂仔独有的民情图和风景画。

西溪虽有急流激湍，但浅而不深。在那没有现代化公路的

年代里，河流是坂仔的主动脉，这里离厦门一百二十公里，坐船要花费三、四天时间。漳州西溪的“五蓬船”只能到小溪，由小溪到坂仔约有十二三公里，还须换乘一种很小的轻舟。遇到浅滩，船夫船妇们将裤子卷到腿上，跳入河中，几个人把船扛在肩上逆水而进。

林语堂出生于坂仔教会生活区内的一间平房里，旁边是大、小礼拜堂、钟楼、牧师楼等西洋式的建筑，周围有荷花池、龙眼树、兰花树、水井、菜地，以及那为小和乐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的“后花园”。这些都是教会的财产，林家不过借住在这里而已。

在坂仔，小和乐常常走到溪边，遥望远处灰蓝色的群峦在阳光下炫耀着自己变化多端的服饰，观赏着山顶上一边变幻着柔软的身段，一边任意地漫游的白云。老鹰在高空盘旋……。

有时，小和乐攀上高山，俯看山下的村庄，见人们像蚂蚁一样小，在山脚下那方寸之地上移动着。这壮观的山景，令他敬畏，使他感到自己的渺小，他常想一个人怎样才能走出这深谷？越过山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成年后，每当他看到人们在奔忙、争夺时，儿时登越高山俯看“蚂蚁”的情景又浮现于他的眼前，他回想着儿时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壮美和神秘，以及人的渺小，他认为自己的一切灵感和美德都是坂仔山水所赋予的。这雄伟的高山雕塑着他的个性，激发了他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，是他一生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，在他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性格里，随时都可以发见坂仔山水的情影。正像许多人都愿意称自己是自然之子那样，林语堂一再自诩他是

“山地的孩子”。

大自然的博大神秘，大自然的神圣纯洁，陶冶着他幼小的心灵，大自然的灵气溶入了他的血液，这个山地的孩子，在不知不觉中以故乡的山水作为他观察世界、体验生活的唯一参照。后来，他之所以会把纽约的摩天大楼看作是细小得微不足道的玩具，就是来自对童年时的高山的记忆。正如他在《回忆童年》中所写：

生长在高山，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？如纽约的摩天楼，说他“摩天”，才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哪里配得上？我的人生观，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。人性的束缚，人事之骚扰，都是因为没有见过，或者忘记，这海阔天空的世界。要明察人类的渺小，须先看宇宙的壮观。

无限深情地怀念家乡的山水，这是林语堂创作中久盛不衰的题材。他相信，自然是他的力量之源，家乡的山水是他的艺术生命和思想信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已经“进入”了他“浑身的血液”^①，成为他身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一个人问世以后，他的生存环境是陶冶性格的第一只温床，林语堂在风景秀丽的坂仔山谷渡过了一个欢乐的童年，他在所有的自传、回忆文章中，总是反复强调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，全部仰赖青山，他的思想、观念、性格，以致人生观、美学观、世界观的形成，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的秀美的山陵。在《四十自叙》中，林语堂又用新的语言把这种自然的陶冶力绝对化了，他说：

① 引自林语堂的《赖柏英》

我本龙溪村家子， 环山接天号东湖；
十尖石起时入梦， 为学养性全在兹。

在林语堂的笔下，坂仔的山水具有大自然的奇妙的魅力，披上了一张神秘的面纱。虽然这里不无夸张的成份，但是，坂仔确是林语堂的艺术生命的一个源头。

林家有兄弟六人，姐姐两个，林语堂在家里排行第五。大哥林孟温，二哥林玉霖，三哥林和清（憾庐），四哥早年夭折，弟弟林幽；大姐瑞珠，二姐美宫。与林语堂关系最密切的是比他大四岁，属虎的二姐，林语堂在二姐“半母半姐”的疼爱下度过了愉快的童年，在家里，二姐对他的影响仅次于父亲。

小和乐和二姐相亲相爱，二姐是他童年时最友好的游戏伙伴，同时，她又像母亲一样关照着小和乐的温饱寒暖。姐弟俩常是一对顽皮的小搭档。有一次，他俩读过林纾的翻译小说后，就把那些异国的奇闻轶事重新排列组合，姐弟俩共同编造出一个情节曲折而又恐怖冒险的故事，这是林语堂在文艺创作上的最初尝试，这部没有记录下来的“处女作”，在母亲那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母亲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姐弟俩所讲述的故事，真以为是一部世界名著中的片断，母亲的受骗，更激发了小作者们的创作热情，姐弟俩愈编愈有劲，随编随讲，每天为母亲编讲一段，像电视连续剧似的。久而久之，终于露出破绽，母亲如梦初醒，恍然大悟地喊起来：“根本没有这种事。你们是来逗我乐的。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，又急忙用手捂住嘴——因为她牙齿残缺，所以每逢在大庭广众面前发笑时，总是

用手捂着嘴，这是习惯。看着母亲捂嘴笑的样子，姐弟俩心情十分舒畅，因为他们“创作”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使母亲快活。

小和乐是一个头角峥嵘而且喜欢恶作剧的孩子，调皮的和乐便常利用父母的宠爱故意撒娇捣乱。比如，有时，姐姐们都安份守己地准备功课，他却不守规矩，独自跑到院子里玩耍，母亲对这个顽皮的孩子束手无策，这时，二姐便当仁不让地出来管教他，说来也怪，小和乐居然会驯服于二姐的软硬兼施之下，正是：一物降一物。当然，也有例外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小和乐与二姐争吵过后，被关在门外，不许他进家门，他便从窗外扔石头进去，叫道：“你们不让和乐进来，石头替和乐进来。”还有一次，他和二姐争吵，淘气的林语堂急中生智想出一个报复二姐的“妙计”：他钻入后花园的一个泥洞，像猪一样在里面打滚，目的是要弄脏自己的衣服，爬起来后，他得意地对二姐喊道：“好啦，现在你要替我把脏衣服洗干净了！”——因为，按照家务分工，二姐承担着为全家人洗衣服的任务。

二姐和小和乐所玩耍的那些别出心裁的游戏，是林语堂童年生活里的灿烂的一页。而二姐激励他读书成名的遗愿，更是难忘的一课。二姐聪明美丽，刻苦好强，父亲在油灯下所编织的那些“梦想”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。飞出坂仔，翱翔在辽阔的天空，这是林家孩子们的共同愿望，也是二姐的心愿。她从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后，希望能到福州的教会学校升学。但父亲算了一笔账，即使免交学费，仅是川资杂费，一年至少要六七十元，实在力不从心。因为，林至诚有八个孩子，他立志要使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，直到出国留洋，女孩子便只好让她们走“女大当嫁”的老路了。父母多次给二姐提亲，晚上，父母到二

姐房里，只要一提起婚嫁之类的话题，二姐马上吹灭油灯，转身睡觉。一直拖到二十一岁，在当地人眼里已经是“老姑娘”了，才勉强答应出嫁，而在这之前，这位未婚夫已经苦苦追求二姐多年了。二姐上大学的“梦”夭折了，父亲感到内疚，林语堂则觉得自己所以能升学，因为是个男孩，占了便宜，挤掉了二姐升学的机会，对此，林语堂深感惭愧。

一九一二年的夏秋之交，林至诚一家同乘帆船沿西溪而下。两岸青山绿水，风景秀丽，美不可言。在以往的每次航程中，林语堂都要尽情地饱餐这山川的灵气，欣赏夜月的景色。薄暮时分，航船停泊江中，船尾总有一小龕，插几根香，敬妈祖娘娘和关羽即关圣帝的神位。夜色苍茫中，远处渔船的篝灯明灭，隔水飘来悠扬婉转的箫笛声，船夫抽着旱烟，喝着苦茶，向林语堂讲述古代的传说和故事。曾有多少次，林语堂都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之中。然而，此刻，依然是这样的帆船，也依然是这样的景色，但林语堂的心情却异常沉重。因为，这同一条船上，载着去上大学的林语堂，也载着出嫁的二姐。林语堂获得的深造机会，正是二姐失落的梦，同一个命运之神却作了如此不公正的安排。所以，一路上，林至诚全家都在情感的漩涡里起伏，无心享受大自然赐与的美景。

六十多年后，林语堂对这次不寻常的航行仍记忆犹新，他以深沉的笔调追忆了当年的情景：

那年，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。她也要嫁到西溪去，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，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。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，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：“和乐，你要去上大学了。不要糟塌了这个好机会，要做个好人，做